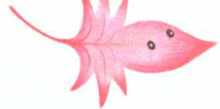


说好的，
重逢有期，

阿果 著





阿果 著

说好的，
重逢有期



KFQ
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说好的, 重逢有期 / (新加坡) 阿果著. -- 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5143-7159-8

I . ①说… II . ①阿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新加坡—现代 IV . ①I339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24177 号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8-5491

本书中国大陆中文简体版由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授权,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。

说好的, 重逢有期

作 者: [新加坡] 阿果

责任编辑: 申晶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: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: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: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x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5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7159-8

定 价: 4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序

月光永远柔和的大地

写文章，老实说，感觉真像是在给自己写情书。

每一字每一句精心拿捏，掏心掏肺地斟酌，一改再改，真怕一字之误，就万劫不复。直到最后一遍又一遍默默心中诵读，如此陶醉如此欢喜，如此为自己感到骄傲感到了不起。

你写过情书吗？现代人都不写信了吧？那或许是还未到真正心动时。若真是动了心，不写情书，无从宣泄内心澎湃的焦虑，会窒息的。

动了真心如同走上紧绷的钢索，绝望与希望仅一线之隔，是展翅或是失足，仿佛都由不得自己了。动心如同在死亡边缘挣扎，每一口急促的呼吸，都是甜的，甜入心扉，就算是撕裂一般的痛楚也甘之如饴。还有什么比心动那一刻，绝望与希望，欣喜与忧伤，疯狂与理智，幸福与苦痛参半的混乱滋味，来得迷惑人心？越是患得患失，越是难以自己。

这两天在整理以往所写的文章。挖出20世纪90年代投稿的作品，才一眨眼，已是二十多年光景。当年气盛，满腹创作激情，大学四年，

笔耕殷勤，才一踏出校园，投入现实环境，忽而再也找不到动笔的理由。在文学院中文系，写作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，离开了温室，兰花草也好，橄榄树也好，都成了幼稚可笑的梦呓。流浪，永远只是不切实际的浪漫，注定要迷路的。

然而，翻着二十多年前用心创作的文字，忽而唤醒许多记忆，惊讶自己曾如斯执着，如斯认真，如斯义愤填膺，如斯感慨万千。许多早已忘记的念头，才又隐约地记起。那是二十来岁时阿果的勇气，傻傻的勇气，通过创作证实自己存在的勇气。这种勇气，是年轻时最珍贵的财富，不及时把握，迸发成一朵朵灿烂绚丽的烟花，再蹉跎一阵，就只剩下生命，在空寂中老去。

八年前，因缘际会我在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寻得了一片天地，开辟了《三读空间》的图文专栏，延续了定期给自己执笔写情书的习惯。若这也算是一份情感的执着，那也早已度过七年之痒的考验。两年前，我们挑选其中最早期的约五十则图文，结集成册推出《说好的，重逢有期》，原本只是与新加坡读者分享的图文情书，承蒙中国出版社青睐，得以同中国读者见面，也算是难得的情缘了。

我每回动笔作画作文，都是一次动了真心。而我的情感里，始终流淌着数千年文化中国的养分，温柔素雅如一片城里的月光。父亲年少时因时局动荡，为逃避土匪之乱，离乡背井渡海过番来到南洋讨生活，他或许怎么也没想过，这一走就是一辈子的。还记得小时候，父亲每每提起对海南故里的记忆，眼里总闪现光芒。父亲没受过多少教育，自然不曾给母亲，更不曾给遥远的故乡，执笔书写内心情意。以往的家书，都是书信先生代笔的。我相信父亲内心必定澎湃着千言万语，奈何只是无从写起。

新加坡城里的月光，每晚也都照亮父亲海南的故里，更照亮神州每一寸的土地。明月千古不变，温润了李白，温润了苏轼，不也温润了今天的你，明天的我？父亲虽在岛国落地生根，然内心那盏月痕，始终朦胧。八十多年前父亲离开了中国，而今我带着图画与文字，回到他内心那月光永远柔和的大地。父亲泉下有知，应也欣慰吧？

我在新加坡写的画的情书，送给远在中国的你。我们千里共婵娟。

目录

Contents

序

- 月光永远柔和的大地 001
- 1996年的负离子 001
- 图画是语言的色身 005
- 开出几朵还算清雅的小花 009
- 活得还像个人样 013
- 狮城无处不诗画 017
- 静交流 021
- 黄大哥那几行字 025
- 在小宇宙光着左脚 029
- 活过，到此一游 033
- 人生六分之四 037
- 只能放文字自由 041
- 来时宇宙，去时宇宙 045



- 用泪水来平衡 049
- 等一等 053
- 若舟上有你有我 057
- 17对照 42 061
- 买面条还是可以的 065
- 向不伟大的自己敬礼 069
- 含蓄的小小距离 073
- 日常不一定恒常 077
- 死海与黑森林 081
- 留下的就是沉默 085
- 说好的，重逢有期 089
- 都是命运的 Victim 093
- 青鸟殷勤为探看 097
-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？ 101
- 如果我们都只是东施 105
- 岁月是可以画出来的 109
- 时间的局外人 113
- 来世我不要做人 117

- 梦幻爱情碰上残酷现实 121
- 梦远 125
- 牛顿不是圈养出来的 129
- 能和朋友在一起，真好 133
- 仅是为了自食其果 137
- 失落的何止是一面湖 141
- 开花是一种回光返照 145
- 我们不是满山杜鹃 149
- 承诺都没了价值 153
- 杜塞道夫的小木屋 157
- 法国梧桐树下后的老自行车 161
- 苦乐参半而已 165
- 和天空说着海南话 169
- 如果咖啡山在剑桥 173
- 我们都是会过去的 177
- 让文字装下宇宙 181
- 还我不词穷的岛国 185
- 革掉的何止是美食 189



1996年的 负离子



这世间最神秘的莫过于时间。时间无声无息地，就把一切都改变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这么多年了还依然坚持写作画画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画下的图画写下的文字，至少是不会变的。



把画稿扫描入电脑，岁月沾染的泛黄斑痕也清晰可见，如褪了色的墨迹，如生命燃烧殆尽零星残留的印记。我笑说那是老人斑，说明画纸是有生命的，也会生老病死。

看着游离在纸面上凝固的斑痕，我竟然联想到飘浮在大气层的负离子。首次听闻负离子，是1998年左右，只身前往台湾走走看看，

深入阿里山，徜徉森林浴。深山老林的浴场，弥漫浓稠的负离子，至于负离子对健康有何益处，至今未曾探究。只是喜欢负离子的名称，负的未必就是不好的。

那是Web 2.0前的时代，部落格还不盛行，更别说脸书，人与人的社交还不至于太虚拟，人与纸的感情依然肌肤相亲。画稿上是一幅旧作，落款写着“郁金香，200296，大年初二凌晨”，画的是一瓶农历年摆放的郁金香年花。二十二年前的几枝郁金香，开过也谢了，我也不知哪来的浪漫情怀，深夜不睡，用笔墨为它们留影，一留就是一辈子，一辈子都盛开，一辈子不凋谢。

一晃二十二年，那时我正赶着毕业论文，还没踏入社会，还没接触电脑作画，还没教书，还没负笈英国，还没接触绘本，还没从事图文创作，也还没老花，也还没华发。

而今生活几乎离不开电脑了。电脑作画打开了一片新天地，但也让我逐渐疏离与纸的感情。网络世界虽然带来便利，但也疯狂麻痹个人意识的清醒。我承认我几乎每天必点击脸书，只是近年来脸书积累的负能量越来越沉重。那是一种陷阱，一不小心人就会遭群体的负能量吞噬，而变得同样面目可憎。脸书就是一张脸，面容和善抑或面目狰狞，决定还是在于你。我想我还是幸运的，因为在生活中我有写稿作画的理由，文字与插画的天地让我回归也让我抽离。现实是群体共创的氛围，人群离不开自私与功利，虚拟的网络更是推波助澜，助长并放大负能量的威力。当我发觉需要排掉虚拟的毒素，文字与插画成为我的深山老林，我是文字与插画的隐士，我以文字与插画净化思绪。

1996年初正是求学阶段即将结束，2013年末我在努力适应中年

阶段的种种变更。那时依稀记得内心有点忐忑，不知踏入社会能否适应，不知将来会否继续画画写作，因此画得格外勤。将旧画稿输入绘画软件，添加了现阶段作画的风格与元素。新旧两相照映，那是一种自己与自己的对话，仿佛二十二年前的我是更老成的，而今反而天真了。但画纸上的斑痕，是岁月的画龙点睛，由不得我决定。岁月总喜欢在一切事物上留下手笔，原来它也是顽皮的插画师。

特意将斑驳的痕迹留着，点点滴滴，在纸上游离，当成是1996年渗入画稿的负离子。那是我和岁月共同完成的作品，只有悠悠淡淡的笔触，轻轻缓缓的情怀，没有俗世沉重的负能量。

图画是语言的 色身



想要表达自己，不一定非得通过言语，这是我向来相信的。无声胜有声的境界，往往就在心领神会时。能够通过其他方式传达心意，这是人的天赋，要珍惜。



让电脑冬眠，草草收拾，趁雨还未落下，快步穿过碧山公园，往住处走去。隆隆的雷声闷闷地在云间滚动，我的脚步声絮絮踩过绿草枯叶断枝，微弱的风中响起凄凄虫鸣，鸟语隐约萦绕不知何方的枝叶间。偶有人骑车经过，咳嗽喘息跑步声交织，不远处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。我打到一半的文思在电脑冬眠的梦境边缘轻轻呼吸，

我在思考什么是宁静，这短短的路程布满了各种的声音，奇怪的是，这些声音却成就了整个时空的平静。

我不喜欢言语，或许正因此，我更偏爱文字，也难割舍作画。文字是没有声音的语言，图画是无须言语的感知。

大学上文字学时，认识了汉人创造方块字的六书手段。甲骨文的出土，让世人了解大部分的汉字属于象形文，而象形文的前身，就是图画。在我们还不会写字之前，我们就会画画了。

然而，文字与语言关系终究密切，图画与语言的关系实则更为超然。我们可以靠双眼无声阅读文字，读图不但无声，更与文字毫无干系。

年少时期，每晚书写日记是我自我救赎的方式。当时面对人生众多可说不可说的错乱，向外寻不得答案，唯有往内在求索。那一行行的语无伦次，在无须设防的私密领域里，只是一种梳理紊乱思绪的必然形式，是一种无声的抒发，一种静谧的宣泄，看似一池寒潭，实则暗流汹涌。青春期的焦躁，不一定是外露的，我藏得很深，都藏在见不得光的文字里。

直到现在，我依然处在这种不动声色的焦虑与喧哗的生命状态中，人生依旧面对许多可说或不可说的错乱。我习惯选择不言语，但那不表示我没有声音。我的声音都放回到内心里，而这正是我的苦恼，我内在有太多声音，交响成纷扰繁杂不协调的音频，让我外在的平静都徒然成了虚张声势的假象。

年纪大了，反而不常写日记，作画逐渐取而代之。这还是一种自我隐藏的方式，把想说的，都藏进图画里，然而具体想表达些什么，许多时候也说不清了。

这或许正是为什么我喜欢画画的原因。很难说清，或根本超越说清说不清的范畴。犹如李商隐的“锦瑟”，是繁华意象的堆叠，纷至沓来，缭乱绚丽。求学时，讲师要我们分析该诗的朦胧多义。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说明，不一定能理出个头绪，然而诗歌的情感，甚至人独处时，萦绕心房的焦虑不安或浪漫遐想，又有几多是能以逻辑来归纳的？一旦归纳就不是整体了，是逻辑就不是诗了。

图画是语言的色身，却又可以省却抽象文字阅读的过程；它是物化的诗歌，揭去了文字阅读那一层膜的隔阂，让人一眼就在心湖点开颤抖的涟漪。

我最近在画一个系列，画一组小孩手执盛开花朵垂目不语。拈花微笑早已是宗教境界的视觉符号，我可以做到表面的平静，但我很清楚，我内在的许多害怕与不安，那才是扰人的噪声。